长征火种

■黄亚洲

散文诗

1

这铺满了硬稻草的床，还能叫床吗？这堆发黑的破棉絮，还能叫被子吗？这座四处漏风的茅屋，还能叫家吗？

3名进屋避雨的女战士面面相觑，几乎要哭了。湘南的老百姓，你们受苦了！

而我们，就是为了让新生活照亮百姓，才把一颗红五星缝在军帽正中的。

这是1934年11月，这是农民徐解秀家。这是红军长征刚刚突破第二道封锁线，这是汝城县沙洲村。

天亮，临别。女红军毅然摸出剪刀，把自己所带的被子，剪成两半——听着，徐解秀大姐，请一定收下；待革命胜利，我们再送你一条完整的新棉被；我们现在冒雨跋涉，就为去获取胜利的果实！

留下的半床被子，经常被徐解秀的泪水打湿。

“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是徐解秀在之后的年年月月里对全村百姓介绍共产党和红军的一句话；这也是大江南北的穷苦百姓，年年月月记在心头的一句话！

2

湘江一战，弹尽粮绝，退路被断。都说，这支5000多人的部队彻底消失了；都说，他们化作了泥土，化作了漩涡，化作了云彩；都说，湘江下游的某片浅滩上，可能搁着他们的子弹带、绑腿绳、党证、破碎的行军锅；都说，这支队伍发出的最后一个声响是他们师长的厉声命令：能冲出去一个是一个，我留下掩护；都说，他们留在天地间的最后一个剪影是团长韩伟带着战友们先后跳崖，牺牲的被天上的彩虹捞走，重伤的被湍急的溪流掩护。

都说，红34师的番号，已在红军编制里永远消失。我既相信，又不相信。因为我听见，所有拄着拐杖的老红军都说他们在，所有的军史工作者都在赞扬他们的英勇，军事博物馆里永远存着他们的花名册与军旗。

只要湘江还在，只要湘江里还有鱼儿扑通扑通跳起，他们就在。他们的师长还在发布命令，他们的团长还在指挥行动；天上的彩霞还在收集他们的信念，山间的瀑布还在高唱他们的军歌。

我的泪水，还在脸颊上流淌。

3

花房子位于川、滇、黔交界之处。凌晨，一只雄鸡跳上花房子，3个省都听见了啼鸣，但声音再嘹亮，中国的黎明也很难被唤醒。

云南威信县水田寨的花房子——寨子里最具颜色的房屋。就在这天晚上，中央政治局的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陈云，神色严肃地鱼贯而入。当然，对他们，屋主郑明秀一个也不认识。他事后只说，有留着长胡子的首长进堂屋开会。当然，屋主不知道他叫周恩来，更不知道这一“交挑子”的简单仪式，对于一个政党，有一种黎明的含义。

就在这个晚上，遵义会议的原则，宣布正式实施。

屋主郑明秀站在门外看着月亮抽烟。他只知道，这个晚上，他的花房子，有大事发生；只看到黎明时分，他养的那只雄鸡忽然跳上屋顶，发出了嘹亮的啼鸣。

那一刻，昏睡中的3个省第一次抖动了一下，这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很可能，这天拂晓，被惊动的远不止三省。

黄河与长江，水位都可能有所波动。

曙光既已升起，必定摧枯拉朽。

4

这关乎中国工农红军的腰身问题。

皮带，必须一下子紧缩两格；必须轻装跋涉，扔掉笨重的辎重；必须缩编，将3万红军精简为16个团——16组飞虎、16批云豹、16支鹰阵！

记住1935年2月9日，记住云南威信扎西镇的江西会馆，记住那两张漆色斑驳的八仙桌，以及“噼噼啪啪”砸在桌上的那些破釜沉舟的手掌与拳头。

不少部队里，师长变成了团长，团长变成了营长，营长变成了连长。

简直令人不敢相信：10个连长1个班。

关于这次红军的瘦身，最先记住的，是赤水河。它首先记住了神奇的二渡赤水，以及后来的三渡与四渡，记住了红军跳出包围圈的那种魔术般的轻捷。

后来记住的，是军史。军史载明了一支人民军队应有的腰身尺寸，载明了士兵至少应以什么样的步速，才能扛着军旗，冲过硝烟；1个班里的10个连长，如何打出一个营的威风！

5

你问乌蒙山的每一片砾石、每一根草木，都知道那些绑腿、那些铁脚板、那面迎风猎猎的军旗；都知道红二、红六军团细心掰开每一条溪流、每一处岩缝的争取突围的战争艺术。

只有蒋介石的那些戴白手套的将军们不知道。他们白色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划来划去，只碰着岩石、灌木、山垭与等高线，只碰着一次次突然而至的镇子丢失报告与伤情报告。

红军脚底的血泡，构成了乌蒙山顶的星空。那幽幽暗光，能唤醒雪亮的黎明。

善于“打圈子”的1万红军，终于完整地跳出了蒋介石6个纵队的包围圈。而那些中央军、滇军、川军的戴白手套的将领，好几天后，还在痛苦地摩挲军用地图上的乌蒙山。不知道他们的手指尖，有没有磨出血泡。

毛泽东对这一个月的回旋很是满意。那天，他联想起了自己指挥的四渡赤水。他与大多数红军指挥员一样，未曾系统修习过物理，但是，对于空间、时间、力，所有这些要素的把握，均烂熟于心。

整个万里长征，都是由这些要素构成的。

6

摇吧，这不是船橹，这是手柄；这是战略的手柄，这是转折的手柄，这是让革命华丽转身的手柄。

摇吧，这不是金沙江，这是命运的纺车，这是紧张如闪电的梭子，这是7天7夜，这是3万将士。

摇吧，船工们，如果昨天你们还不是同志，那么今天，你们就是革命最坚定的骨干，你们就是我们旗帜上那把锤子砸出的响声，你们就是我们旗帜上那把镰刀的刀刃。

摇吧，6条小木船，未来革命根据地的6只手柄；摇吧，1935年5月3日，直至5月9日；摇吧，皎平渡，中国革命7个昼夜的生死搬运！

摇吧，你们说，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我们没钱也要送。是的，你们此刻就是红军。你们入伍后打的第一个胜仗，就是把金沙江捆了起来！

摇吧，中央红军就这样过了天堑，顺利摆脱围堵，即将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摇吧，中国革命最坚硬的转轴，在这7天里，是肉质的皮肤、厚茧和鲜血；摇吧，船工们，你们摇的是哗哗作响的革命的织机。

说实话，你们狠命纺织的，是新中国的国旗。

7

雪山之巅，路边，一个老战士站着，垂脸，倚靠一棵枯树，一动不动。

指挥员流下眼泪，向冰雕行了一个军礼，忍不住厉声喊：我们的军需处处长在哪里？棉衣在哪里？

虽然时令是1935年6月，可是夹金山海拔4000多米，寒风迎面呼啸。警卫员跑上前，掀开老战士破旧的单衣。队伍瞬间肃静，全体泪如雨下。

被冻死的老战士正是军需处处长。他把所有的棉衣都分配给了士兵，只用单衣，擦亮自己带有锋刃的骨头，独自站出来与风雪搏斗。

我说，这座冰雕，今天应该出现在博物馆里，并且用青铜打制。我不知道这样的设想能否实现。但是我抬头，一眼就看见，那个披着白色风雪站在夹金山上的身影。

这一动不动的站姿，一看，就是军需处处长的模样。

8

作家王愿坚曾将一块草地植入小学课本，并且在那块草地上，用自己的感情与泪，种活了7根火柴。

火柴，曾在草地上燃起至关重要的篝火。火光推开疟疾、饥饿、寒冷、泥潭、死亡，还能让一只行军锅沸腾。

现在我看着茫茫草地，想象在黑夜里，先后7次点燃太阳的火柴；想象那个倒下的小战士，就是他，在最后时刻，从怀间掏出用牛皮纸包裹的7个太阳，递给陕北方向。

当然，他那时候，还不知道北方有一座宝塔山，只知道《共产党宣言》里那句神圣的口号，必须保持干燥、明亮、温暖，一擦就能燃烧。

自然，作家王愿坚没有经过长征，我也没有经过长征，但是我们都长时间地注视过草地的泥泞，并且，都曾经把自己，想象成一根细弱而坚定的火柴——只要受难的人民摩擦我们，我们就立即燃烧。

9

虽然没有留下气象资料，但是我敢保证，两当县的那17天，确实红日高照。红二方面军第六军团的旗帜一直在城里飘舞，泛起17天红霞。

保安队缴械了，国民党的县长翻墙逃跑了。沙尘止歇，天空亮了。锣鼓突然响起，雄鸡昂首高唱。

两当县苏维埃政府与县农会的成立布告，同时张贴在城门洞与老百姓的心坎上。祝贺你，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范生荣；祝贺你，县农会会长钟堃；祝贺你，甘肃省两当县，长征中最成功的临时革命根据地！

当然，更要祝贺你们，两当县的精壮汉子——你们第一次戴上缀有红五星的八角军帽；你们忽然明白，两当县这17天的阳光灿烂，将是整个国家未来的气象。

两当号子吆喝起来了，羊皮扇鼓舞跳起来了，缠着红腰带的老大爷做“鹞子翻身”了！

如此晴朗的日子，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一种预演。一场幅员更加辽阔的日出，即将于包括天安门在内的所有城门洞，贴上它磅礴的布告！

万里长征史中一张鲜红的插页，是属于甘肃省两当县的。朋友，当你翻开时，会看到那一页，挤着17颗太阳，红红火火的。

五天四夜

■刘俊磊

人在军旅

直到车辆拐上高速公路，雨雾中，“贵港”的路牌倏忽闪过。那一刻，我才猛地意识到——这一次，不是演练。

那天，我们是晚上抵达贵港的。天上下着细雨。一路走来，车窗外不断掠过被淹没的农田、只露出半截屋顶的村庄。高架桥上，避难车辆和帐篷挨挨挤挤停满桥面，人们或蹲或站，脸上写满了茫然。

临时休息点设在一所中学。即便已经入夜，住校的老师和附近的居民依然热情高涨。校长带着大家列队两排，站在雨里，用一种近乎庄重的仪式欢迎我们到来。那一道道充满期待与信任的目光，让我的心被一种沉甸甸的情感瞬间攥紧。

次日，任务来了：转移被困群众。几经波折，我们终于抵达那座几乎被洪水吞没的村庄。浑浊的水面快要漫过一楼的屋檐，汽车、院子都浸泡在水中。家园被毁，但被困的乡亲远远望见我们时，眼中瞬间漾开了希望的神色。

救援紧锣密鼓地展开，可问题随之而来。皮划艇太小，一次只能转运6至8人。天色逐渐暗淡，远处天际翻滚着墨色的云团，暴雨随时可能砸下来。看着岸边越来越多焦急等待的村民，我们心急如焚。

“下水！”带队的班长第一个跳进水里。

我们计划两人一组：一人在前拖拽皮划艇，一人在后推，水深处则游过去。这样每次就能多转移几位乡亲。尽管被告知这里是断电区，可看到一座变电站赫然浸泡在离我们不到5米的水中，我的心头仍止不住一阵阵发怵。

然而，当目光落在岸边那些抱着孩子、搀着老人的乡亲身上，再低头看看自己这身军装，我没再犹豫，与战友一起踏入浑浊的水中。

天色很快暗淡下来，一场暴雨来得猝不及防，救援工作被迫中断。趁着这个间隙，我和战友走进村庄地势较高的地方。那里还有群众没有撤离，他们放不下院子里喂养的牲口，放不下灶台边那缸没吃完的米。

走进一户人家，一对老夫妇正吃力地追着几只鸡。“大爷，我们帮您安置这些鸡，您先跟我们走，水还在涨！”我提高音量喊道，可雨声太大，声音刚出口就被吞没了。

老人摇着头，手上动作没有停：“这些鸡养了好几年了……”

我和战友对望一眼，把他们扶到屋檐下，转身一头扎进雨中，逮起鸡来。暴雨中，这一幕显得有些滑稽。可我分明看见，屋檐下老两口眼中泛起了泪光。

我们把鸡全部抓到二楼关好。老两口颤巍巍地用干毛巾一遍遍擦拭我们脸上的雨水，眼里满是心疼。就这样，一家接一家，一遍又一遍，有人舍不得耕牛，我们就帮他把牛牵到地势最高的地方拴好；有人担心家里的粮食，我们就帮他一袋袋扛上楼。雨浇透了全身，水顺着领口往下灌，鞋里灌满了泥沙，脚趾泡得发白发皱，可我们没有一个人停下来。

水位还在上涨。我和战友们分散在村庄各个角落，打着手电筒挨家挨户搜索，寻找着每一个可能被遗漏的人。

当最后一位老人被我们搀上皮划艇时，回头望去，那座村庄的轮廓已在雨幕中变得模糊，几只被赶到二楼的家禽，透过窗户发出微弱的叫声，那是这片汪洋里最后一点生气。

之后的几天里，我们转移群众、清淤除污，每天早上出去，深夜返回。

直到离开那天，天终于放晴了。

任务结束的命令下得很突然。收拾行装准备登车时，街道两侧早已站满了人。烈日下，他们举着国旗，捧着煮好的鸡蛋，拎着刚从树上摘下来的龙眼。队列缓缓从人群中穿过，不知何时，我的手上已被塞进一捧鲜花。回头望去，送花的孩子已钻回人群，只留下一个腼腆的笑容。

车辆缓缓发动。窗外，乡亲们站在原地，目送着我们。有人挥手道别，有人悄悄抹泪，也有人只是静静地站着，用目光为我们送行。阳光从云层缝隙间倾泻下来，照在湿漉漉的街道上，照在乡亲们黝黑的脸庞上。

五天四夜的救援，说长不长，不过是从一场暴雨到云开天晴；说短也不短，足够让一名战士重新掂出肩头那副担子的分量。

车轮滚滚向前，贵港越来越远。可那些被洪水浸泡过的日子，从此长在了我的血脉里，我曾为这里的人们拼过命，往后，也当为他们站好岗。

玛纳尔

■梁五一

感念

1994年春末，戈壁的风还裹着雪山的寒意，迟迟不肯离去。新兵下连后，我被分配到某边防团通信连。因通信业务培训期间成绩优异，不久后，我便被独自派往100多公里外的玛纳尔村，接替一位将要复员的老班长。执勤点驻守在荒滩深处，主要负责团部与边防连之间架空明线的日常维护与抢修。

玛纳尔村嵌在戈壁腹地，离县城尚有70多公里。放眼望去，天地间灰茫茫一片，尽是荒滩与砾石。村里稀稀落落地长着几棵耐旱的小树，在狂风里倔强挺立。十几户柯尔克孜族牧民散居于此，风霜在他们脸上刻下粗粝的沟壑。那些我听不懂的热情问候和被皱纹包裹的憨厚笑容，总能焐热戈壁的寒凉。

守点的日子，相伴的只有延伸的线路、肆虐的风沙和脚下被拉长的影子。直到有一天巡线时，我察觉身后多了个人影。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不远不近地跟着我。他的衣服洗得泛白，补丁摞着补丁，头发被风吹得支棱着，脸被高原日头晒成了深棕色。可那双眼睛，却像刚刚融化的雪水，清冽得没有一丝杂质。我一回头，他立刻垂下脑袋，随即又抬起头，冲我腼腆地一咧嘴，露出一排干净的白牙。就那么一瞬，漫无边际的荒凉和孤单，竟被这抹笑意填满了。

我想起老班长临走前的嘱咐——村里有个天生聋哑的孤儿，无依无靠，往后若是遇见了他，多照应着些。原来就是他。我不知道他原本叫什么，便用村子的名字唤他——玛纳尔。

从那天起，玛纳尔便天天来找我。我们之间语言不通，却有着旁人难以企及的默契。一个眼神递过去，一个笑容回过来，彼此心里就都亮了。我牵马巡线，他便跟在马侧。戈壁滩上那条似乎永远走不完的长路，因为有他在，竟短了许多。我攀上电线杆检修，他便仰着脑袋在杆下守着，我一伸手，工具便分毫不差地递上来。最有趣的是理发，我们用一把老式推子给对方理发，结果总是理得坑坑洼洼，然后彼此相视开怀大笑，为单调的生活平添了许多乐趣。

玛纳尔自小在牧区长大，懂大戈壁的脾气，且能吃苦。边防补给紧张时，他帮忙把羊杂收拾干净，慢火炖成浓白的汤，默默端给我。夜里我复习考军校，他便安安静静坐在一旁，连呼吸都放得很轻。等我打出第一个哈欠，他才轻手轻脚起身，替我掩上门，悄无声息地离去。两个被孤独包裹着的人，在那座小小的营房里，成为相互依靠的好兄弟。

初夏的一个午后，暴雨毫无征兆地砸下来。那天玛纳尔生病，我便独自巡线。我在电线杆上专注作业，浑然不觉山洪已奔涌而来。等我发现危险想要下杆时，四周已被洪水包围，电线杆成了随时会被冲垮的“孤岛”。戈壁山洪流速极猛，人一落水根本无法站立，即便会游泳也难以脱身。天色一点点黑下来，水流越来越急、越涨越高，绝望一点点攥紧我的心。

就在这时，风雨里传来急促的马蹄声——是玛纳尔！他顶着风雨骑马赶来。洪水湍急凶险，唯有高头大马能在激流中勉强站稳。玛纳尔骑着马艰难靠近。他将我救上马背，用缰绳把我和马牢牢绑在一起，自己则贴着马身吃力地跋涉。我们一点一点地往前挪，终于回到了岸上。

回到村子，玛纳尔当夜便发起了高烧，烧了整整5天才缓过来。那5天里，我守在他床边，心里像被戈壁的石子硌着，生疼。那场洪水里的生死相托，让我们的情分在心底越扎越深，如同戈壁滩上胡杨的根系。

一年后，边防连通了光缆，执勤点被撤销，我接到命令返回连队。朝夕相伴的情谊太重，我实在不忍当面告别。于是趁着天没亮，我把所有衣物和生活物资都留在营房里，悄悄推开门走了。后来我考上军校，从此再也没有听到过玛纳尔的消息。

几十年就这么过去了。军旅生涯里很多轰轰烈烈的事都淡忘了，唯独玛纳尔这个名字，非但没有被时光磨掉，反而越来越清晰。有时我会梦回那片戈壁，风还是那样刮着，线路还是那样伸向天边，玛纳尔还是那样跟着我，他从不言语，却好像什么都说了。我一直关注着玛纳尔村的消息，知道那里早已换了新颜，牧民的日子安稳富足。我始终希望并坚信，玛纳尔一定在他生长的这片土地上，过得平安顺遂。

玛纳尔，我的兄弟。几十年了，风声里、马背上、烛光下、洪水中——你从不言语。可这世上，再没有一种声音，比你那无声的陪伴，更震耳欲聋。

文学作品

长征

第6757期

涛间独翔（中国画） 李 冬作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34号 邮政编码：100832 查询电话：(010)66720114 发行电话：(010)68586350 定价每月20.80元 零售每份0.80元 承印单位：解放军报社印刷厂